



随身听名著

随书附赠全书演播光盘 轻松拷贝MP3文件 随时随地听名著



随身听名著

[法] 司汤达 著
王瑾泽 译

红与黑

Le rouge et le noir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小说以其进步的思想倾向，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深刻描写，以及对典型性格的出色刻画，反映了七月革命前法国的社会现实。

农村读物出版社

随身听名著



红 与 黑

世纪博宇 主编

[法] 司汤达 著 王瑾泽 译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8年1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月第1版

1-1200册

29.80元

(凡本版图书出版前，请向出版社索取样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与黑/ (法) 司汤达 (Stendhal) 著; 王瑾泽译.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7. 9

(随身听名著)

ISBN 978-7-5048-5050-8

I. 红… II. ①司…②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7527 号

著者和良翻



黑 已 珍

责任编辑 育向荣

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720mm×960mm 1/16 [未]

印张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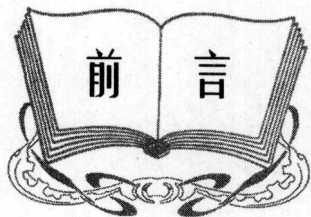
字数 450 千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册

定价 29.8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作者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1784年出生于格勒诺布城的一个律师家庭，七岁丧母，由外祖父和姨祖母教养成人。1799~1814年他在拿破仑军中任职，拿破仑失败后结束军人生涯，以笔名司汤达潜心著述，直至1842年因中风逝世。主要著作有美学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小说《阿尔芒斯》、《吕西安·娄凡》、《巴马修道院》、《红与白》、《红与黑》等。

《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是韦里埃小城一名木匠的儿子，年轻英俊、精明能干，从小希望凭个人奋斗跻身上流社会。王朝复辟后，于连梦想通过从军而飞黄腾达的道路被堵死，改而决定穿上黑色教会服向上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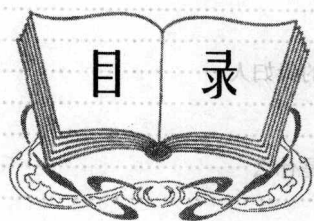
去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是于连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出于对市长的报复心理和试练自己胆量的冒险心态，于连和市长夫人之间产生了暧昧关系。事情败露后，于连进入贝桑松神学院，继而又随比拉尔院长来到巴黎，成为德·拉莫尔侯爵的秘书。凭着聪明而左右逢源，他不仅受到了侯爵赏识而且赢得了侯爵小姐的芳心。二人秘密结婚，侯爵对这门婚事虽然暴跳如雷，但也无可奈何，于连也因此得到了骑士称号、中尉军衔和二万零六百法郎年收入的庄园……好景不长，正当于连躊躇满志之际，他却又陷入了贵族阶级和教会所设下的圈套，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成为统治阶级阴谋的牺牲品。



出版说明



本书即将出版，正值七月的那些重大事件发生，它把人们的想象力导入一个不利于发挥的方向。我们有理由肯定，以下篇章写于1827年。



上 卷

第一章	小城	1
第二章	市长	3
第三章	穷人的福祉	4
第四章	父与子	7
第五章	谈判	9
第六章	烦闷	13
第七章	情缘	17
第八章	小小风波	23
第九章	乡村一夜	27
第十章	雄心勃勃与家境苦寒	31
第十一章	一个晚上	33
第十二章	一次旅行	36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39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41
第十五章	雄鸡一唱	43
第十六章	第二天	45
第十七章	第一助理	48
第十八章	国王巡临韦里埃	50
第十九章	思想使人痛苦	57
第二十章	匿名信	62
第二十一章	和主人的对话	64
第二十二章	1830 年的作风	72
第二十三章	一个官员的苦恼	78
第二十四章	省会	86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89
第二十六章	人世间或富人所缺	93
第二十七章	初尝人生	99
第二十八章	迎圣仪式	101
第二十九章	初次升迁	105
第三十章	野心勃勃的人	113

下 卷

第一章	乡居情趣	124
-----	------	-----

第二章	初涉上流社会	130
第三章	最初的路	134
第四章	德·拉莫尔府邸	136
第五章	感觉敏锐和一位诚信的贵妇人	143
第六章	表达的方式	145
第七章	痛风病又犯了	148
第八章	使人与众有别的勋章是什么	153
第九章	在舞会上	158
第十章	王后玛格丽特	163
第十一章	年轻姑娘的统治	168
第十二章	他是丹东吗	170
第十三章	阴谋企图	173
第十四章	年轻姑娘心中所想	178
第十五章	这是个圈套吗	181
第十六章	凌晨一点钟	184
第十七章	一把古剑	188
第十八章	残酷时刻	191
第十九章	滑稽歌剧	194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198
第二十一章	秘密集会	202
第二十二章	讨论	204
第二十三章	教士·树林·自由	209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213
第二十五章	道德的指责	217
第二十六章	道德之爱	220
第二十七章	教会中最好的职位	222
第二十八章	曼依·莱斯戈	224
第二十九章	苦恼	226
第三十章	滑稽剧院包厢	228
第三十一章	令她恐惧	231
第三十二章	老虎	233
第三十三章	偏爱的地狱	236
第三十四章	工于心计之人	239
第三十五章	风暴	243
第三十六章	可悲的细节	246
第三十七章	在主塔楼里	250
第三十八章	权势人物	252
第三十九章	深谋远虑	256
第四十章	平静	258
第四十一章	审判	261
第四十二章		264
第四十三章		267
第四十四章		270
第四十五章		275



上 卷

真实，残酷的真实

——丹东



第一章 小 城

置万物于一处，事情并不坏，可笼子里就不那么快乐了。

——霍布斯

韦里埃小城可算得上法朗什—孔泰最美丽的小城之一。一幢幢白房子，耸立着尖尖的红瓦屋顶，星罗棋布在一片山坡上；一丛丛茁壮的栗树，勾勒出这山坡的曲折起伏。城墙数百步外，杜河源源流过。这城墙早年为西班牙人所建，如今已是一片废墟。

韦里埃的北面有高山庇护，那是汝拉山脉的一支。十月天气刚转冷，嶙峋的维拉山峰已是白雪皑皑。涧水奔流，穿过韦里埃，然后汇入杜河，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利驱动；这是一种简易作坊，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不如说是乡民的人倒凭借它们获得实惠。但这个小城致富的根源不在锯木业，而只靠织造“米卢斯”的印花布，自拿破仑失败以来，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

一进城，就可以听到噪声四起，令人眩晕。那声音是从一部模样可怕、隆隆作响的机器发出的。二十个笨重的铁锤，因急流冲击水轮，时起时落，把路面都震得动摇起来了。每个铁锤不知击出几千枚铁钉。当铁锤起落之间，一些天真漂亮的小姑娘，把小铁砧送到铁锤下，一瞬间就砸成铁钉。这活儿看起来笨拙，但是刚刚到法兰西和瑞士毗邻的山区的游客看了，不免少见多怪。倘若这位游客走进韦里埃，打听这座连街上行人的耳朵都要震聋的制钉厂是谁的，别人准会拖长腔调说：“嗨！那是市长先生的。”

韦里埃的大街，从杜河河岸直通小山的山顶。游客只要稍作停留，十有八九会遇见一位身



体高大、神色匆匆的大人物。

一见到他，所有的行人都连忙脱帽致敬。这位得过许多勋章的骑士身穿一身灰色的衣服，头发斑白，大脑门，鹰钩鼻，总之，五官还算端正。初次见面，人们甚至还会觉得他不但有村长的尊严，而且保持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人身上应有的某种可爱之处，但是不久就会因他那种趾高气扬和保守偏狭的神态而感到不快。人们最终了解到这个人的才干，只局限于做到分文不差地收人家的欠债极为准时，偿还自己的欠债则拖得越迟越好。

这就是韦里埃市长德·雷那尔先生。他步履庄重地穿过街心，走进市政厅，转眼就在游客面前消失。不过，游客如果继续漫步，再往上走一百步，就会看到一座外表格外美丽的房子。再往远处看，是一条由勃艮第的群山构成的天际线，好像天设地造地安排在那里让人一饱眼福似的。这一胜景使游客逐渐淡忘开始感到沉闷的那种对金钱孜孜以求的污浊气息。

这座房子是德·雷那尔先生的，不久前建成。市长先生之所以能拥有如此一座用坚固大理石料盖成的府邸，得益于他开办制钉厂获得的大笔利润。市长先生的祖籍据说是西班牙，有悠久的历史，也有人说远在路易十四征服此地之前，就在这里定居了。

1815年以来，他觉得当工业家有点不体面，因为这一年他已是赫赫有名的韦里埃市长。这座华丽的花园，一层紧挨一层，渐次伸展到杜河岸边，每一层的平台都砌有护墙，这即是他苦心经营生铁买卖得到的报酬。

在法国，您别期望看到像在德国的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工业城市附近那种明媚如画的花园。在法朗什—孔泰，谁家的庭院越是造得高，越是在自己的地产上堆起一层又一层的石块，就越能受到左邻右舍的敬佩。德·雷那尔先生的花园，庭院森森，尤其因为圈进几块不惜重金买来的地皮而格外令人青睐。譬如，这个锯木厂在杜河岸边占的优越位置，您一旦走进韦里埃，它就引起您的注意。您还注意到在屋顶的一块木板上，用硕大无朋的字体写着索莱尔这个名字，而在这个锯木厂六年前占用的那块地皮上，此刻人们正在为市长大人的花园修建第四层平台的护墙。

市长先生固然傲慢，他还是不得不跟老索莱尔——那个阴冷固执的农民打交道，不得不付给他大笔的金光闪闪的硬币并征得他的同意把工厂迁往别处。至于那条给锯木厂提供动力的公共溪流，德·雷那尔先生利用他在巴黎的影响，也让它改道了。他得到这一恩惠，是19世纪20年代大选后的事。

为了调换到老索莱尔的一阿尔邦地，市长先生把离杜河河岸往下五百步的四阿尔邦地给了他。尽管这一地段的位置对经营松木板生意十分有利，但是索莱尔老爹（自从他发了财，人们就这样称呼他），还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他邻居的急性子和土地占有欲，敲诈了六千法郎。

这笔交易，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士的非议。有一次，那是四年后的一个礼拜天，雷那尔先生身着市长的礼服从教堂出来，远远瞧见老索莱尔身旁围着他的三个儿子，望着他直发笑。这一笑使市长先生醒悟过来，从此他不得不常想也许那笔交易不必花那么多钱也可成交。

每年春上，有一帮泥水匠穿过汝拉山谷前往巴黎。在韦里埃，如想赢得众人敬重，一方面是多造围墙，一方面是千万不可重用这帮泥水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图样。哪位业主一时轻率采用这种新花样，就会永远落得个“没头没脑”的坏名声，并且在那些明智、稳重的人心目中体面

扫地；而在法郎什一孔泰能左右舆论、毁誉他人的恰恰正是这些人。

事实上，这类聪明人往往言词尖锐充满专制色彩。正是因为专制这个恶劣的词儿，对那些在被称为伟大的共和国的巴黎生活过的人来说，旅居这种小城才让人无法忍受。舆论（众口铄金的舆论）的专横，在法国的小城里如同在美利坚合众国一样愚蠢。

第二章 市长

权势！先生，这难道还不算什么？愚人的敬重，
孩童的惊奇，富者的艳羡，圣贤的轻蔑！

——巴尔纳夫

杜河水面上方，大约百步之遥，沿山坡有一条公共散步道。道旁非常有必要修筑一条长长的挡墙，这对沽名钓誉的行政长官德·雷那尔先生来说，真是万幸！地势绝佳，此处成了法兰西最美好的风景之一。但是每当春上，雨水冲刷出条条沟壑，路面坑坑洼洼，简直寸步难行。人人虽感不便，倒成全了德·雷那尔先生：修筑一座二十尺高，三十到四十特瓦兹长的挡墙，他的德政即可垂范千秋。

为了这堵挡墙，德·雷那尔御驾亲征，三上巴黎，因为前任内务部长公开表示过，他就是死也要抵制在韦里埃修建公共散步道。如今，路墙已砌得有三尺多高了，而且，好像为了与所有的前任和现任部长抗衡，此刻正用大理石石板装饰墙面。

有多少次，我的前胸紧紧靠着发出蓝色光芒的光滑石板，心里犹念昨夜抛别的巴黎舞场，终目俯视杜河流域：在河的左岸，有五六重曲折的岩壑，其间无数涓涓细流依稀可辨。这些小溪，一路奔泻跳荡，像瀑布似地飞泻而下，最后汇入杜河。山里的阳光，异常酷热。烈日当空，每当游客坐在这平台上静思遐想，梧桐叶影足可遮蔽他的美梦。这些梧桐长势迅猛，绿得发蓝的浓阴，是市长派人在长长的路墙后面运泥培土的结果，因为他不顾市议会的反对，把散步道拓宽了六尺（尽管他是保皇党人，我是自由党人，在这件事上，还是要称赞他），因此韦里埃乞丐收容所幸运的所长——瓦勒诺先生，跟市长所见略同，都认为这段平台堪与巴黎近郊的圣日耳曼昂莱相媲美。

至于我呢，对这条“忠信大道”还是有一点微词，尽管有十七八处大理石板上镌刻着路名，而这些路牌，又为德·雷那尔先生赢得了一枚勋章，我所要指责当局者，是在“忠信大道”上的蛮横做法，替生机盎然的梧桐修枝打杈，甚至削掉树冠梢。桐叶应该长得碧翠茂盛像在英国通常见到的那样，如今却修剪得低低的、圆圆的、平平的，跟普通的蔬菜毫无差别。但是，市长大人的意志不可违背；凡市府辖区内的树木，一年两次必遭无情的剪削。当地的自由党人声称，也许是有些夸大，自从助理神父马斯隆定下规矩，剪削下的树枝统统归他所有，一班替公家干活的园丁，下手就越狠毒了。

这位年轻的神父是几年前贝桑松派来的，用以监视谢朗神父和附近的几个教士。有一位年老的军医，曾参加过征讨意大利的战争，退役后在韦里埃住下——照市长的看法，此人生前既



是雅各宾派，又是拿破仑派——居然埋怨起市长，说不该把这些美丽的树七砍八斫，糟蹋得不像样子。

“我喜欢树阴，”德·雷那尔先生回答的口吻高傲得适可而止，因为对方是得到过荣誉团勋章的外科大夫。“我喜欢树阴，我的树只有这样修剪，才能树茂阴浓。我无法想象，一棵树除非像胡桃树那样有用途，倘不是有利可图，种了它干什么呢？”

在韦里埃，“有利可图”是一句至理名言。这四个字，足以表达四分之三以上居民的习惯看法。

“有利可图”在这座风景宜人的小城，成为决定摆布一切的理由。外地游客来到这里，进入凉爽而秀丽的山谷，醉心于林壑之美，定会首先想到，当地居民对美肯定特别敏感。他们其实倒也少谈起他们家乡风景的美丽，我们不能说他们不重视；但是正因为那可以招揽游客，让游客花钱喂饱旅店的老板，老板们则通过纳税，把一部分利润呈献给市长。

这一日，秋高气爽，德·雷那尔先生挽着妻子，沿着忠信大道信步走去。德·雷那尔夫人一边倾听丈夫正经的谈话，两眼却紧盯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十分担心。大儿子约十一岁，接连几回跑到墙堤那边，好像要爬上去。只听见娇美温柔的一声传来：“阿道尔夫。”孩子才放弃大胆的想法。德·雷那尔夫人，是一位三十上下的少妇，妩媚动人。

“他说不定会后悔的，这位堂堂正正巴黎来的先生，”德·雷那尔先生气呼呼地说，脸色显得比平时苍白，“要知道，我在巴黎并非没有朋友……”

关于外省的人情世故，虽说我打算写上二百页，不过我还不至于那么蛮横霸气，忍心让诸位读者受罪，领教一番外省人的长篇累牍的谈话。

这位令德·雷那尔头痛的人物不是别人恰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不仅溜进了乞丐收容所和监狱，而且还参观了市长等社会达官贵人开办的慈善医院。

“不过，”德·雷那尔夫人怯生生地说，“既然你们办慈善事业，清正廉明，那位巴黎先生怎么又会吹毛求疵呢？”

“他们是专门来散布流言蜚语的，然后写成文章，登载在自由党人的报纸上。”

“那种报纸，你不是从来都不看吗？”

“但是那些雅各宾派的大作，老有人谈论，分散我们精力，妨碍我们干正经事。至于我，是一辈子也不会饶了那个神父的。”

第三章 穷人的福祉

一个富有德行、不搞阴谋的教士乃是乡村的福音。

——弗勒里

韦里埃的神父已年届八十，可是由于山区空气清新，他的身体仍旧健壮，性格还坚强。应当说明一下，他随时有权访问监狱、医院甚至乞丐收容所。阿佩尔先生由巴黎方面介绍，来见这位神父，正是凌晨六点钟抵达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他一到，就直接去了神父家。

谢朗神父看完贵族议员，本省最大的地主德·拉莫尔侯爵写给他的介绍信，陷入了沉思。

“我年事已高，在这里又受到大家的尊敬，”谢朗神父沉吟片刻喃喃道，“他们也许还不肯吧！”他立刻朝巴黎来的先生转过身去，虽说他已经一大把年纪，可双眼还是闪烁着火一样的热情，表明乐于去干一件冒险的好事。

“先生，请跟我来！不要在狱卒面前尤其在乞丐收容所的管事面前发表任何意见，无论我们看到了什么。”阿佩尔先生明白他遇到了一位正直勇敢的好人，他紧跟着这位可敬可佩的神父参观了小城的监狱、医院和收容所，提出了许多问题。尽管回答千姿百态，他还是努力忍住，没有流露出半点指责的神情。

参观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神父邀请阿佩尔先生共进午餐，阿佩尔先生不好意思过多打搅他的好心同伴，推辞说有好几封信要写。三点钟前后，他们俩结束了视察收容所就去参观监狱。他们看见狱卒站在监狱的门口，这是一个六尺高的大块头，罗圈腿，一张萎缩的脸因恐惧而令人恶心。

“喂！先生，”他一看见神父，就立刻问道，“跟您在一块的这位不就是阿佩尔先生吗？”

“是又怎么样？”神父反问他。

“昨天我接到一份紧急命令，是省长大人专派一名宪兵骑马跑了一夜送来的，指示我不准许阿佩尔先生进入监狱。”

“告诉您，努瓦鲁先生，”神父说道，“这位同我在一起的游客恰恰是阿佩尔先生。您承认吗？无论白天黑夜，我都有权到监狱里来，而且欢喜叫谁陪我来，就叫谁陪我来。”

“是的，神父先生，”狱卒耷拉着头低低地说话，俨然一只巴儿狗受到棍棒的威胁。“不过，教士先生，我有老婆孩子，要是有人告发，他们就会撤了我的职，我可是全靠这活儿度日的。”

“我也不愿意丢了 my 职位。”善良的神父说道，声音渐渐激动起来。

“那可不同了，”狱卒急了，“您嘛，谁不知道您有八百里弗的年薪供养，一份绝好的产业……”

这就是事情的原委，可两天来弄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有人还添枝加叶，竟把韦里埃小城的一切仇恨私怨都挑动起来。德·雷那尔先生和夫人之间的一场小纠纷正好也由此而生。早晨，德·雷那尔先生由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陪同，到了神父家，向他表示强烈的不满。谢朗先生没有任何后台，深深感到他们那番话的严重性。

“好吧，先生们！我已经八十岁了，人民会看到我将是小城被革职的第三个神父。我来到这里已有五十六年，我几乎为本城所有居民行过洗礼，要记得我刚来时，韦里埃不过是小村镇一座。我每天在这里为年轻人主持婚礼，连他们的祖父的婚礼也是由我主持的。我把韦里埃当做我的家，但是我决不因为恐惧离职而拿良心去作交易，也不会使我强迫接受别的指令。我看到这位外乡人时心里想：‘这个人来自巴黎，他可能是一个自由党人，可自由党人到处都是，他对我们的穷人和囚犯又能有什么损害呢？’”

这时，德·雷那尔先生的指责，尤其是乞丐收容所所长先生的指责，变得更加厉害。

“那好，先生们！撤了我的职吧！”年老的神父叫了起来，连声音都在发抖，“可是，我还是要住在这里。你们知道四十八年前我就继承了一份田产，每年有八百里弗的收入。我将来就



靠它过日子。我在任职时清正廉明，先生们，你们听着，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害怕有人要革我的职。”

德·雷那尔先生一向跟他的夫人生活美满。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回答妻子怯生生地提出的这个问题：“究竟这位巴黎来的先生会对囚犯有什么危害呢？”他简直要发火了，正当这时，妻子突然惊叫了一声。原来她的第二个儿子已爬上墙堤的栏杆，他在上面跑着，尽管这墙离那边的葡萄园地有二十多尺高。德·雷那尔夫人担心惊动孩子以致摔下墙来，不敢继续谈话。那孩子得意洋洋，最后终于看见母亲为自己急得脸色惨白才跳到散步道上，向她跑过去，母亲自然责备了他。

这个小小插曲，改变了他们谈话的主题。

“我决心把锯木匠的儿子索莱尔弄到家里来，”德·雷那尔先生说道，“孩子们变得太淘气了，我们自己都管不住了，索莱尔可以帮我们管一管。他是个年轻的教士，精通拉丁语，他会使孩子们学有所进，因为谢朗神父说过他的性格坚强。我打算付他三百法郎的薪水，还管吃喝。我以前对他的品行有所怀疑，他是那个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外科军医的宠信，这老头自称是表亲，来到索莱尔家吃住。其实，这个人很可能是自由党人的奸细。他说咱们山里的空气有利于医治他的哮喘病，可是这一点并未得到证实。他参加过布奥拿巴特在意大利进行的所有征战，据说他从前甚至还签名反对帝国。就是这个自由党分子给小索莱尔教拉丁语，并且把自己带来的大批书籍留给他。依常理，我从骨子里面没有想过让木匠的儿子和咱们的孩子在一起。可恰恰就在我们最后翻脸的那次争执的前一天，谢朗神父告诉我，索莱尔研究神学已长达三年之久，还准备进修道院进修，如此说来，他就不是自由党人，而是一位拉丁语学者了。”

“这样安排还有另一个好处，”德·雷那尔先生一边说，一边用外交家的神情盯着妻子，“瓦勒诺不久为他家的四轮轻车买了两匹诺曼底好马，就得意得很哪。可他还给他的孩子请家庭教师呢。”

“他极有可能把咱们这一位抢走呀。”

“这么说来你已同意我的计划啦！”德·雷那尔先生喜形于色，表示感谢妻子出了的绝妙主意，“行，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噢！天！亲爱的，这么快就拿定主意了！”

“这是因为我办事向来干脆果断，神父早已领教过了。我们不必熟视无睹，在我们这周围全都是自由党人。所有这些印花布商人全都嫉妒我，这点我敢肯定；他们中有两三个早已发了财。好吧！我倒有兴趣让他们瞧瞧，德·雷那尔先生的孩子怎样在他们的家庭教师的带领下去散步。这会令人尊敬。我祖父常对我们说，他小时就有过家庭教师。我为此要花掉一百个埃居，但这应当看成保持身份地位必不可少的花费！”

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使德·雷那尔夫人深深地陷入沉思。她身材高挑，丰满匀称，是当地有名的美人儿。正如山里人公认的那样，她仪态大方，举止优雅又富有青春活力，这种天真活泼的自然风韵在巴黎人眼里简直会唤起温馨浪漫的快感。德·雷那尔夫人如果知道自己有如此魅力的话，一定会拘谨难当。她心里从来没有过卖弄风情和装腔作势的念头。据说瓦勒诺所长

先生一度追逐过她，但没有成功。这越发显示出她的纯洁品德，因为这位瓦勒诺先生年轻强壮，风流倜傥，面色红润，颊髯又黑又密。他粗野放荡，破嗓门，在外省则称得上美男子。

德·雷那尔夫人生性腼腆，表面上看来情绪乖戾；瓦勒诺先生举止轻薄，特别容易引起她的反感。她厌恶韦里埃人所谓的快乐，而人们则把这当做她自傲于出身门第。她不把名声放在心上，对来访的人越来越少而暗自高兴。老实说，在城里太太们的眼里她简直是个傻瓜，因为她对丈夫从来不要心计，错过了许多好机会，没有让他从巴黎或贝桑松捎带几顶漂亮的帽子。她自己心里想，只要让她独自一个人在美丽的花园散散步开开心，她也就没什么抱怨的了。

她心地单纯，从不对丈夫评头品足或讨厌他。她有意或无意地认为，夫妻间本应如此，也没什么更温馨更美好的婚姻关系存在。她喜欢先生，特别是跟她谈起孩子教育计划时。她准备让大儿子参军，二儿子当法官，三儿子当神父。总之，同她所认识的所有男人相比，德·雷那尔先生还不像他们那般令人讨厌。

她对丈夫的评价合情合理。依赖从叔父那儿学来的五六个笑话，韦里埃的市长先生得了个好名声：聪明，尤其是举止优雅。他这位叔父革命前在奥尔良公爵的步兵团里服务，去巴黎参加了公爵的沙龙活动。他在那里还见过蒙德松侯爵夫人，著名的让利夫人，王宫建筑师迪克雷先生。这些人物反复地出现在德·雷那尔讲述的轶事里。不过，讲述这些陈年老账也成为他的一个重负，一段时期，他只在重要场合才向人们讲述有关奥尔良家族的故事。加之他对人总是彬彬有礼（只有谈到金钱时算个例外），于是顺理成章地被视为韦里埃小城最富贵族风度的人物了。

第四章 父与子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难道是我的罪过？

——马基雅弗利

“我的妻子确实有头脑！”次日凌晨六点钟，德·雷那尔市长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下坡往索莱尔的锯木厂走去。“虽然我跟她提到这件事，借以保持我们的优越地位，可是我就是没有想到如果我不雇用老锯木匠精通拉丁语的小教士索莱尔，那个满肚子坏主意的收容所所长可能会跟我想到一块儿去，先于我把他抢走。那样，说起他孩子的家庭教师，他可就会洋洋自得……这个家庭教师一旦属于我，他还用穿教士的黑道袍吗？”

德·雷那尔正一本正经地思考这个问题，忽然远远地看见一个农民。那人身高近六尺，一大早似乎就在忙着量他那些堆放在杜河纤道上的木材。他看见市长先生走过身旁，似乎不大高兴，因为他的木材堵塞道路是违章的。

这个人就是索莱尔老爹。德·雷那尔先生向他提出聘用他的儿子于连的想法后，他又喜又惊。可是在听的时候，却故意假装闷闷不乐和毫无兴趣的样子，这一带山区的居民极善于用这种表现掩饰自己的精明。他们曾是西班牙统治时代的农奴，至今仍保留着埃及农民的那种面部表情。



索莱尔最初的回答不过是他一套背得圆熟的客气话。笨拙的笑容越发显露出他的无奈和虚伪。这个乡下老头儿倒是精明，他打心里想，为什么显赫的市长大人要雇用不中用的儿子呢？他本来最不喜欢于连，可偏偏是于连，德·雷那尔先生愿意用出乎意料的三百法郎年薪雇用他，而且还管吃管住，甚至提供衣服。关于衣服这一项，索莱尔老爹灵机一动突然提了出来，德·雷那尔先生还是表示接受。

这个要求让市长先生颇感惊愕。他寻思：“按常情，索莱尔对我的建议应该非常满意，可他并非这样，很显然，一定有人向他提出过聘用他的儿子的想法，这个人除了瓦勒诺那个家伙还会是谁呢？”德·雷那尔催促索莱尔立刻把事情定下，但他毫无办法，狡猾的老顽固坚决不同意，他声称征求一下儿子的意见，好像在外省，一个有钱的父亲真的要征求身无分文的儿子的意见，而不仅仅为了走走形式。

水力锯木机安装在河边的一座木棚里，架在四根粗壮木柱上的屋架支撑着棚顶。棚子中间八到十尺高的地方，一条锯子时起时落，一个极简单的机器把木料送到锯子下面。河水推动着大轮盘然后引带这机器的两部分活动起来，一个是锯子升升降落，一个是将木材轻轻推向锯子的机械动作，锯子再把木材锯成木板。

索莱尔老爹走近他的工厂，用粗野的嗓门喊叫于连，但是没有人应答。他只看见两个大儿子在那里工作；他们都是粗大的汉子，挥舞着笨重的斧子，劈开松木然后送到大锯旁。他们目不转睛地瞄着木头上的墨线记号，每次斧子落下，飞起雪片似的木屑。他们没有听见父亲的喊声。索莱尔老爹走进厂棚，在锯子旁于连平时工作的地方寻找，可是找不着他。后来他看见了他，在离锯子五六尺高的地方，骑在棚子屋顶下的一条横梁上。于连没有一心一意地看机器转动，而是在埋头读书。这世界上再没有比读书的事情更激起索莱尔老爹的反感了。于连力单薄，不适合干体力活，比不上两个哥哥，这一点，老索莱尔倒是原谅，但他恨透了读书的爱好，因为他只字不识。

他接连喊了于连两三声，还是没有回答。年轻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书本上，这种注意力远远强于锯子的噪音，以至于他父亲的怒吼都没听见。后来，老索莱尔不顾自己年迈，一纵身跳上正待锯开的那根粗大木头，跃上支撑屋顶的横梁上。他一拳打过去，将于连手头的书打落到河里面。他第二拳同样凶猛有力，像小圆球似的落在于连头上，这一下使得于连险些失去平衡。如果不是他父亲用左手抓住他，他早已跌出很远，掉在正在转动的机器的铁轴中间碾成肉饼。

“哼！懒东西！你看锯的时候还读那些破书？晚上去神父那儿瞎混的时候再读吧，那该是你看书的时候。”

于连被打得晕头转向，满脸是血，还得回到锯子旁自己的岗位上。他的眼里噙着泪水，肉体的痛苦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那宝贝书已经丢了。

“下来，畜生，我有话跟你说。”机器的噪音仍然使于连听不见这命令。他父亲已经下来，不愿再爬到机器上，就找了一根打胡桃的长棍抽他的肩膀。于连脚刚一着地，老索莱尔就推推搡搡把他往家里赶。“天知道，他又要把我怎么样了。”年轻人寻思。他一边走，一边伤心地望着小溪，他的书就掉在那里，那是他最喜欢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于连双颊绯红，眼睛低

垂，他是个比较文弱的青年，面部的轮廓不太匀称，但还清秀，还有一只鹰钩鼻子。眼睛又大又黑，安静时显露出凝思和热情，而此刻正闪烁着凶恶仇恨的目光。深褐色的长头发盖住了大半个额头，发怒时凶相毕露。人的相貌无数，然而稍具个性的就较少了。他的身材匀称修长，更多地显示便捷轻灵而非力量。自孩提时代起，他那极端沉思的神情和苍白的脸色，使他的父亲担心他会夭折，或者成为家庭的负担。家里人都看不起他，他也恨父亲和两个哥哥。礼拜天在外面玩耍，他老是挨打。

大约一年以前，他那张漂亮的脸才开始博得年轻姑娘们几句赞许的话。于连被当做弱者极受轻蔑，然而他敬佩老军医敢于同市长先生谈论不该修剪梧桐树枝。

这位外科医生有时付钱给老索莱尔，让于连跟他学习拉丁语和历史，即他所知道的1796年的意大利战役。在他离世以前，他把荣誉团十字勋章、半饷欠款和三四本书赠给了于连。其中最珍贵的那一本已经掉进了市长先生利用其影响使之改道的溪流中。

于连刚踏进门槛，双肩就被父亲强有力的手抓住，他吓得发抖，等着挨揍。

“老实回答我，不要瞎扯蛋。”乡下佬用粗暴的声音训着他，一边用手扳过他的身子，像小孩玩弄铅制士兵一样。于连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盯着老木匠两只凶狠的灰色小眼睛，老木匠似乎想把他的灵魂深处看个清清楚楚。

第五章 谈 判

欲速则不达。

——恩尼乌斯

“老实告诉我，不要扯谎，你这个书呆子！你是在哪儿认识德·雷那尔夫人的。你又是怎样认识她的？”

“我从来没跟她交谈过，”于连回答，“除了在教堂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夫人。”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你一定瞧过她啦？”

“从来没有。您知道，我在教堂里只看上帝。”于连接着说，脸色却很正经，以为这样可以避免再次挨打。

“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蹊跷，”狡黠的老农反驳道，随后沉默了片刻，“该死的家伙，我对你永远一无所知。事实上，你该马上滚蛋了。我的锯木厂会经营得更好。你讨了神父先生或别的什么人的欢心，给弄到了一个美差。去收拾一下行李，我领你去市长先生家，你就要给他的孩子当家庭教师了。”

“这差事能给我带来些什么？”

“管吃，管穿，还有三百法郎的年薪。”

“我才不愿意去给人家当家仆。”

“畜生！谁叫你去当仆人？难道我想让自己的儿子去当仆人？”

“可是，我跟谁在一块吃饭？”



这个问题很让老索莱尔为难，他觉得不能再谈下去，言多难免说错话。于是对于连大动肝火，骂声不绝，说他只顾吃。最后撇下他找另外两个儿子去了。

过了一会儿，于连看见他们各自靠在斧头上正在商量些什么。于连看了很久，觉得猜不出什么，又怕被别人撞见，就往锯子的另一侧走去。他想好好考虑一下这个将要改变他命运的意外消息，但是他无法静下心来，他正在想象如何来描绘他将在德·雷那尔先生的漂亮房子里看到的東西了。

他心想：“我宁可放弃这一切，也不能沦落到和仆人一起吃饭的地步。我父亲想强迫我，那我就去死。我身边有十五六个法郎的积蓄，我今晚就可以出逃，走小路两天就可以到贝桑松，虽说路上有巡警，我也不必害怕，到了那里我可以当兵，如果必要的话，我还可以去瑞士。不过，这么一来我的前途全没有了，雄心壮志完了，当教士这个飞黄腾达的美好职业也给葬送了。”

于连厌恶跟仆人一起吃饭并非天生如此，为了飞黄腾达，他可以昧着良心做事。他的这种厌恶得之于卢梭的《忏悔录》。他全靠这本书来想象世界该是怎样。《大军公报汇编》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也都是他崇拜的“经典”。为了这三本书，他赔上性命都行。他决不相信任何别的一本书。他相信老军医的话，认为别的书籍都是骗人的谎言，是流氓无赖为了升官发财而写出来的。

于连有一颗火热的心，记忆力又惊人。他看出他的前途取决于神父谢朗，为了讨得他的欢心竟把一部拉丁文的《新约全书》背下，他还能熟背德·梅斯特尔先生的《教皇论》，虽然他并不怎么信服这两本书。

好像有一种默契似的，索莱尔和他儿子这几天都避免交谈。傍晚，于连到神父先生那儿去上神学课，他认为把别人向他父亲提出的奇怪建议告诉神父是不够谨慎的。“也许这是个圈套，”他想，“应该装作已经忘了的样子。”

第二天一大早，德·雷那尔便派人来叫老索莱尔，老头让他等了一二个小时，一进门就百般道歉，又百般表示敬意。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终于弄明白儿子将同男女主人一块儿吃饭，如有客人则和孩子们在另一间房子里面就餐，又提出更多的附加条件，他心里还有稍许怀疑，他提出要看看儿子睡觉的地方。那是一个布置得整洁宽敞的房间，已经有人正忙着把孩子们的床往里边搬了。

这个场面令老头儿大受启发，他立刻要求看看儿子要穿的衣服。德·雷那尔先生打开抽屉，拿出一百法郎。

“拿这笔钱到迪朗先生的店里去定做一套黑衣服。”

“如果他将来不再担任家教的任务，这套衣服还能留给他吗？”乡下佬说这话时顾不了礼貌问题。

“当然。”

“好吧！”索莱尔老爹慢吞吞地说道，“那么，我们只留下一件事情要商量的了，就是您打算给他的钱。”

“怎么啦？”德·雷那尔先生有点生气地大声说道，“我们昨天就谈好了，我付三百法郎的